

宙

志

元亨釋書

廿七之八

十四

			二九	和
	一	四	四六	書
一五	冊	函	號	類

庫	文	閣	内	
九	二	九	一	和
函		四	六	書
八	五	二		
架	冊	號	類	

内閣文庫	
番號	和 29462
冊數	15 (14)
函號	192 5



糊などで貼り付けられている部分がめくれない箇所あり

元亨釋書卷第二十七

內一〇一六二號

濟北沙門天師鍊撰

志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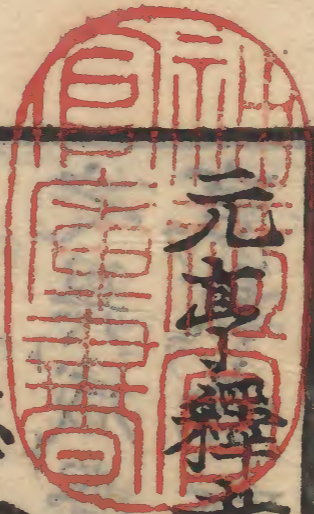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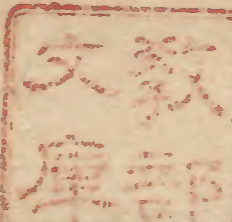


封職

學修志一

度受
會儀

竺乾古皇先生之設學也其要三焉曰戒焉
曰定焉曰慧焉戒之為言也制心矣定之為



言也靜心矣慧之爲言也明心矣三之者皆
心也故學即心也心即學也心之與學未始
間隔八万之異途自是而出焉三之者各有
事理生養之異而其歸一也何曰事文字之
謂矣何曰理法義之謂矣何曰生聽習之謂
矣何曰養思練之謂矣學又曰修修者密也
學者麤也修者延也學者促也雖延促麤密
之異咸學也三世之聖人自是而出焉世之
言教者指羅漢以爲無學者爲未竭耳矣吾

曰等覺亦有學也何也羅漢之者究事生故
世曰無學未極理養故吾爲有學焉既究麤
促故世曰無學未極延密故吾爲有學焉以
是視之學學之無也非修學之無矣以修學
而言十地皆未竭故吾曰等覺亦有學也何
也理弗窮故養弗克故密弗通故延弗終故
我唯以佛地爲無學其阿羅呵阿羅漢梵音
有異者是也九厥心之有爲皆學修也心之
無爲始爲無學也然則世之所謂有爲者非

吾之所謂有為矣世之所謂無為者非吾之
所謂無為矣有學之與無學皆是也或曰生
知不學者不也我古皇能仁氏生知之大者
也猶有之矣問書選友聞定阿蘭及窮餓麻
麥六載雪山蓋貽學修于吾人也其布教鹿
苑祇樹也法句之誦習頭陀之薰練咸學修
也降而逮四日四依靡不從事於斯矣東漸
支那亦皆是也羅什入關三千頁笈慧遠在
廬十八結社又夫釋氏之為學修者禪門尤

為朴略焉豈直指單傳之法格乎然古之人
尚曰學坐禪學坐佛又曰修證非無染汗不
得是學修而醇質者也又講有義龍律虎禪
有折末枯木皆優稱也我本朝則二域可謂
季孟之間矣北嶺撰註記之署南京立得業
之名珠頭瓜瓞而相識成仁眼麻眯而性真
明皆勵學修之精也加之光定之宮度見弘
仁增命之雞選在齊衡皇主之崇勸為不輕
耳詳載本傳此不繁焉今只舉三國勤業之

端由為一代設化之標式以蔽四衆之省察
凡躡釋門之士未有外茲而入者矣嗚呼吾
黨之人勗之乎哉

度受志二

實相無相也豈有形質乎無相實相也不礙
形質矣頭而禿衣而褐法而戒令而律是釋
門之表帥也先佛有菩薩聲聞二僧只吾釋
迦法中聲聞僧一而已故文殊彌勒之高德
也猶混聲聞衆蓋濁世之人尚儀相也諸大

弟子如陳如身子之儔佛言善來鬚髮自除
袈裟著體逮于慶喜以寶力剃髮乃得白四
羯磨具足戒自茲比丘之度儀備矣尼者太
愛道啓端也而敬有八馬戒亦倍焉並為世
之福田又有優婆塞優婆夷此亦清信男女
也頻婆娑波斯匿君之清信者也護國給孤
臣之清信者也未利勝鬘夫人之清信者也
庵羅須曼處女之清信者也是吾佛四部之
衆也如來成道十年樓至菩薩請築壇為比

立受戒佛於祇園外院東南建壇是印度之
廣度也永平十年佛法傳漢十四年司空劉
峻後宮陰夫人等出家是支那之度始也然
唯受三歸而已曹魏正元元年曇摩迦羅在
洛陽立具足戒羯磨朱士行為受戒之始東
晉建元元年尼淨檢於本法得戒南宋元嘉
十一年求那跋摩於南林寺建戒壇為僧尼
受戒是震旦戒壇之始也李唐中宗景龍初
詔天下試經度僧山陰大義誦法華中第一

自爾或五百紙或百五十紙經自不定隨時
改變肅宗遭安史之亂國用罄至德始宰相
裴冕請鬻度牒謂之香水錢納百緡得度度
科大墮富惰之民並鑿而爭馳貧進之士繫
梏而淹遲其後暫止即起至趙宋而益滋代
宗勅大興善寺建方等戒壇由此大乘戒壇
起焉穆宗置泗州敬宗立兩街宣宗救上都
荆揚汴益築之皆大乘壇也又穆宗長慶元
年幽州節度使劉綰上表出家帝不許總以

師付留後自剃髮爲僧以私弟爲寺帝從其志賜大覺師号及僧臘五十五代梁太祖開平四年兵越錢錫幼子令因爲僧救賜無相大師加三十臘本朝之度始於司馬氏男多須奈名德齊女島郷爲尼名善信天平七年唐道璿來善戒法大安寺行表羊七十三臘五十二就璿重受天平勝寶六年鑑真入朝於東大寺建戒壇旧僧靈福等八十人重受新稟甚夥天平寶字六年救西觀音東藥師

二寺築戒壇度受博馬延曆二十五年置戒度科條弘仁十年最澄法師上表乞睿山大乘戒壇十四年義真始行羯磨長曆之間慈覺智證兩徒爭輒圍城沙彌不得昇睿壇三井明尊奏請戒壇于圍城長久二年五月敕尚書左丞藤經輔宣問圍城戒壇立否於我時法相之首經救三論之長濟慶華嚴之英良真律之師灌昶密之主深覺咸奉表贊詠唯台徒固執不允尔後兼保帝宣禮部尚書

源隆俊賜綸綽於園城建戒壇而臨行法事
台徒燬撤至今不成元應之火攻我親視之
可謂下策矣所以歲當末後之五百時逢乖
爭之堅固乎夫度有二焉內外也皆以戒為
標糴染於形戒律於心內度也初二也無糴
染而受戒外度也後二也曰古之言度者前
二而已今并四衆何亦後二未出塵累曷度
之有哉曰梵語波羅蜜此去到彼岸到彼岸
者度也踰生死流到涅槃岸之謂也亦菩薩

戒不言糴剃而豈不至涅槃哉吾佛何以曰
戒波羅蜜邪亦耶舍父唯受三歸亦稱優婆
塞或五戒或菩薩戒通為精信蓋在家之稱
也以小律儀言度前二也以摩訶行而言後
二亦度也而我分內外不得不判焉此方之
度潔白精密案延曆詔十義通五非震且誦
經之比矣李唐香水之緡趙宋清閑之緡所
未嘗聞也安慧經業醇深而賜度隆海問難
拔萃而中弟中葉以降學業冗散度選弛緩

多孳之族出稚雛而補家產窶約之民放丁壯而貪寺供或草賊追捕逮而來投或孽子漏舉收而寄歸佩力而互剝褻服而不染是等之類吾法七矣戒又四家二通二別初天下置戒壇三所筑之觀世音寺西州民稟焉野之藥師寺東州民稟焉和之東大寺中州民稟焉皆天平之間建焉及睿壇興野壇衰園城壇未就正今又只三壇而已三壇通也又有三摩耶戒禪門戒二戒禪密各別授不

屬沈傳矣然二家徒盛二戒隨行不為不傳焉又壇戒多弊動不時不期焉有常和上恒闡梨哉孱弱雖道頭願圓青右繞未充三匝左語已數十聲持犯何開遮何聚如雲散如星國政雖清度門雖闕我徒不競君子太息安得返誦經問義之古制我黨復精業而省濫則乎至長慶開平之竊臘漫号者不准乖真軌而甚圯世綱夫王者之動必率禮矣苟任私欲何所不至之有故先聖制禮則之彼

唐梁之二主只知寵其臣而不知率其禮矣
楚網曰不問老少國王奴婢先受戒者在
前坐後受者次第而坐二主不委蓋問我
焉知而不問與不知不問而行之者皆非
禮矣况吾道有軌何不問我老農走圃古
之人皆問之乎哉總曰二子辭富貴而投
我者善矣惜乎受竊漫而不遜也昔周襄
王弟叔帶與我翟謀伐襄王齊桓公使管
仲平戎于周襄王大悅以上卿禮管仲
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

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若節春秋來承王命
何以禮焉陪臣敢辭王曰舅氏余嘉乃勲
毋逆朕命仲卒受下卿之禮而還仲可謂
知禮矣二子曷不若仲乎曰仲尼曰管氏
而不知禮子之言恐戾與曰彼一時也此
一時也孔子亦曰微管仲吾夫被髮左衽
矣管仲豈可竟捐乎上之所舉者三國之
始種也我繫年之者備資治表矣今揭三
朝度戒之緒示四部受化所從庶幾學
者原始要終若夫

竭磨之法諸家各有軌則而存其人焉

諸宗志三

楞伽曰一切法不生菩薩摩訶薩不應立是宗然者如來在世已有宗分者明矣滅後瓜裂矣小乘早折折十八部焉摩訶衍亦有之焉鳴龍勝立法性焉護法清辯爭空有焉其支派不勝紀矣至震且則空相播南北朝禪性十六盛東西京斯方有十宗皆自竺支帶將來也傳聞印度宗教殘缺震且又或不全唯我本

朝歷世崇奉其間興衰者理之常也耳而未嘗泯沒矣今掇綱要列于後焉

三論者諸法蕩滌之深理也采中百門智之微言抽龍樹提婆之玄旨排成實而立妙義建法性而演真空談二諦者包群機也說八不者顯一性也羅什之所祖述生肇之所宣傳熾于陳隋衰于唐宋我本朝慧灌諭喆始矣智藏系授長矣為兩土之先馳啓四衆之初聽近世不絕如帶庶幾見整頓綱

唯識者諸法建立之精緻也昔慈氏大士微
塵劫前所承稟矣世親無暑夜昇都史而聽
晝降閻浮而說以三時括一代以三性含万
法援瑜伽師地而脩飾挾因明正理而潤色
談識智之轉成而精粹矣分業報之造受而
備足矣戒賢忍疾而待那爛玄奘忘苦而受
天竺慈恩弘於彼唐道昭傳於吾國昉教以
降支派流溢方今南京之地人神幽贊益熾
講習六

律者比丘儀相之嘉範也初世尊在鹿野也
號令四衆肅清三業婁被彈呵終聞開顯如
來深悲猶慮未來乘急戒緩之蕩於堅林之
夕扶律而談常蓋五濁之機宜三學之階漸
也滅後優婆離集律藏而下一點師師相付
至僧伽跋陀羅衆聖點記出於弘度矣而唐
南山宣師遠取西夫曇無德前魏曇摩迦羅
為祖深明持犯盛行毗且故不同一紀三藏
之偏學也是以經行道陸足跌天人扶持營

立戒壇手築梵僧稱贊戒業行事之疏鈔職
悔教誡之儀文靡不輔翼大道焉勝寶之間
鑑真來朝一摸脫印自此此土此宗昌矣其
後或微或興天下今不之其學
華嚴者如來始成之高趣也杜順始之康藏
弘之長者旁而扶清涼斷而續五教章以包
一藏四法界以攝群機雖設日修專說果德
一一之理窮性命十十之數表極圓諸林舌
端毗盧性海袞袞善財脚下普賢毛剝塵塵

指舍利滿慈以為瘞孽者境界異根也取章
子婦人以為知識者九聖一性也非天下之
至大至廣其孰能與於此哉我本朝慈訓審
祥親受賢首至良辨而大振今之言雜華者
皆承于辨焉

天台者如來後融之妙旨也慧文神悟憲章
龍樹智者倡之章安輯之二威緘默而守荆
溪駕說而行其主也為本為迹其訓也為權
為實其統也為圓為一其分也為具為變取

三諦于中論而證瓔珞始五時于華嚴而成
涅槃立觀者列十境發行者羅十乘彌綸万
法者八教也錯綜十界者六即也一界各具
十界而百界生焉十如互含百界而千如成
焉配三世間為三千法分而成三千復而歸
一念即復而分即分而復一心之於三觀也
亦復如是是非天下之至精至微其孰能與於
此哉最澄法師應乃祖之懸記全受而歸根
殖睿嶽覆蔭寰區孫枝挺出補擇教門初會

昌之毀黜台文散失五代攘奪殘闕未復義
察師求遺文於高麗及我高麗先送其書猶
不備長保二年宋咸平二寂照法師將信公問章
入宋地又持台宗諸書惠彼人故慈雲南嶽
止觀序曰日本國圓通大師寂照錫背扶桑
極泛諸夏既登鄧嶺解篋出卷大笑哉斯文
也始自西傳猶月之生今復東返猶日之外
照又呈問章於法智智嗟嘆答釋自此彼方
欽我國台教之盛焉昔天竺失起信論而又

矣。共三藏譯，唐成梵流傳，印度彼高麗之書，不全備。宋人慳缺疑半矣。及我書之至，始驚邃師之無遺漏。又見問章益嚮此土之有久也。其後法智遣比丘就我多寫，由是視之，慈雲比我日升，不惜言乎。密者如來事用之正印也。夫聖人用事之機，不可得而測也。故以秘密而為言矣。聖人之有應也，隨土而殊稱焉。密嚴究竟之域，号曰毗盧。堪忍閻浮之地，号曰釋迦。自性變化之

異耳。未嘗有二矣。亞聖之士曰：金剛手周旋二主，全獲秘印，鄭重傳持，不輕與人。有龍猛者，後而出焉，亦亞聖之才也。膺楞伽之懸識，集達磨之大成。南印之地，鐵塔之中，神人衛護，凡庸絕跡。於是龍勝擲芥子之微眇，啓金剛之關鍵，是秘教之所以見世矣。龍智闍梨以長壽之質，受密藏之訣。真子金剛智唐開元七年，遠跨震且玄宗館慈恩寺，遷薦福所。至結壇灌頂，初四年善無畏來，又金剛手之

孫也其父達磨麴多牟八百歲玄宗已居西
明寺稱為教主二人傾蓋互相受授其學益
廣智之徒不空其才跨竈智臨沒令空見其
師龍智空承願命駕鯨浪赴師子之國觀龍
智之祖以故秘密之道大全於空矣其法分
於五摠於三合於二二者胎金也三者佛蓮
金也五者加寶羯也胎建四重金開九會赫
赫如也濟濟如也三劫者修時也六無畏者
修位也月之盈虧者證之階差也而皆不同

諸顯之位次也護摩獻諸聖供四爐火熾灌
頂授輪王位五瓶水清印明並持寶車兩輪
馳逐理事俱密金針雙鎖往來杵鋒利鉅干
鎮猶鈿鈴音和雅韶武皆瘖其為要也主觀
其為修也主供能供能觀不換此身即階聖
位非天下之至上至高其孰能與於此哉延
曆之末傳教弘法一時異受故有台密有東
密台亦有慈覺智證之再巢東亦有小野廣
澤之競傳四派別流千支万帶泛溢四海不

知紀極震且之密衰於唐末絕於宋初唯我
日域轉又轉熾南渡之後學台之清信士鐙
庵具克已撰釋門正統扶樹台教者也言之
曰華嚴頓施別圓則無俟乎密鹿苑專說小
乘則未易用密唯方等般若二時欲轉小成
行及被接入別圓則如來始於此時有顯密
二輪之用若夫法華開顯無小無大俱入一
乘所謂密者尚何施邪唐末亂離經疏銷毀
今其法盛行於日本予嘗痛世人學其宗

而謾議焉滔滔者鑿庵皆是也台徒以鑿菴
比雜華之李長者何其容易發言乎今見此
評宛如枘鑿之不相逗也豈瑜伽金剛之乘
彼鑿庵之所弄乎又以方等般若為密時
者自家五時之管封邪又華嚴不俟法華何
施之言皆不學之過也殊不知二經共瑜伽
之各一會耳只其學密之者諳悉而已
禪者如來心性之玄曠也昔婆伽梵三乘道徧
四衆化盈猶未得其人末後金色尊者契證全

付是日正法眼截涅槃妙心所謂教外別傳者也四七相授至菩提達磨承西天之正統創東震之宏基捧盤敕盟叱六宗於堂下探懷取物得一臂於雪中見其辨珠智之發妙年宜哉携履靈之彰滅後乎二三稟象為曹溪曹溪膺受桂蔭之洪業示寓樵隱之微生弗爭衣孟予拱重寄山嶽不學文字舌翻大藏波瀾曹溪已前此道如元氣氤氳而著人人不省矣曹溪之後天象爛然率土無

不景仰焉初分而輪如也次列而緯如也後加而曜如也蓋南嶽青原者兩輪也臨雲瀉曹法者五緯也揚岐黃龍之加五家也猶太陽太陰之成七曜矣金雞之粟廬陵之米二輪之煦育也天下無不取之以生焉猶何去哉今粗言緯曜之化成矣夫玄要句語三之矣料簡賓主四之矣頭上雷轟一喝不及掩耳目前電閃一棒無處轉身者臨際宗也納脚睦剎門中門閉脚折封眼靈樹函內函開

眼明三句語揮劍而不痕一字禪嚼蠟而無
味者雲門宗也正中徧中設五位成三疊東
說西說推一位忌十成王顏無看黃閣簾下
寶車不碾紫宸苔生者曹洞宗也三春回齒
頰勝却鷲子之神通百月列骨懷脫出應真
之妙畫用劍刃上事行燃燈前機者沩仰宗
也言八識而異慈息用六相不類雜華鼓吹
而曲入別調擬議則箭過新羅者法眼宗也
是緯之五者也受乳哺於三角虎見步驟於

三脚驢其道難容受也謂之栗棘蓬其機難透
脫也謂之金剛圈者揚歧也竭盡泐潭之死
水鼓起智海之洪濤坐一榻而應四來立三
關而接万柄者黃龍也是加兩曜而七者也
赤縣之域不承緯曜之照臨者未有之矣非
天下之至純至極其孰能與於此哉初昭公
稟三藏之密付道璿有行表之別傳義空得
蓋官之正派而來慈覺受蕭氏之秘授而返
然而四傳不嗣闡爾無聞後三百年建久之

問建仁西公單傳全提逮于寬寶爾隆二師
鼓行東西此方殿傳雖恨遲暮百數十歲鬱
為強宗西積翠之裔也爾隆揚岐之胤也北
地亦有新豐之微泐天下之曰禪者三家矣
方今元國之禪亦此三而已餘先泯矣
上之七是此方之名宗者也又有淨土焉有
成實焉有俱舍焉斯三為寓宗譬國之附庸
焉而各皆有宗矣七家之者挾而糅用蓋俱
成二宗亦能叙置三寶四諦攝諸名相而設

于理者成實也界根世業聖智定破事理兼
施者俱舍也九三乘之階位三界之成壞道
法之修證業惑之伏斷棊布星列無不畢見
矣故七家之者取焉昔有學真中世而廢學
者又陋其小徑而不名家也淨土一宗或大
或小依修者而然無祖宗之定系故也始韋
提希遭逆子之難如來愍而開十六觀想是
所以淨土之建也其餘修多羅散見不一焉
東晉慧遠結蓮社於廬阜支那樂邦之址也

逮李唐善導盛行之廣被緇素又諸宗碩德
參而修之所謂智者向西而稱贊杜順歷郡
勸諭圓照密修雷峯遊目淨殿慈覺勸會普
賢八名勝場雖勤崇奉皆旁資之是附庸之
謂也本朝空也師倡之猶導之於唐源信源
空繼而助之雖廣行四部而無統系故今為
寓宗宋地又此宗熾無統系者與我同焉
七家之徒互相毀訾非三論者曰幾泯絕矣非
唯識者曰不用他典非律者曰傷束縛矣非

華嚴者曰無伏斷分齊非天台者曰權實偏
取非密者曰緩事而放非禪者曰任性而誕
如是之類多矣夫物咸有弊弊者迹也達人
大觀而不見迹矣嗤嗤之者徒而嗷嗷焉彼
震且者三論密七者久矣唯識賢首殆于絕
矣言佛之者只三家為全耳國家自始傳來
未嘗墮類其間有弛衰者其徒之辜也我謂
此土大乘醇淑之疆者不誣而已矣

易曰亨者嘉之會也傳曰某所亦某都會也
然者會者通聚之謂也夫物在局必塞故聖
人通之矣在獨必孤故聖人聚之矣會之時
義天矣哉牟尼覺主之御於西印也嘉都之
大會也一說也梵釋聖九還者而聽矣一餐
也菩薩聲緣排列而食矣是曰二輪必於會
焉二者相轉屬所謂食輪法輪也其轉處或
山林僧伽藍或王宮臣民家未嘗單說獨食
焉畢食而有說請說而設食如來又不忤人

情矣又夫物集而無儀則亂焉故會必嚴儀
矣吾法三千之儀尚不失於獨屏況聖九之
大會哉匿王宮掖之齋父殊分領聲聞菩薩
力士城林之供純陀窳冠釋梵王臣是會之
有儀而嚴者也又有般遮于瑟此去無遮會
身毒之風俗常設焉聖九上下賢愚通聚而
無間故曰無遮嘉會之都會而不忌之者也
東漢永平十四年正月南岳道士褚善信率
五嶽八山道士六百九十人上表與我角試十

五日明帝幸白馬寺百官咸會焉設三壇東
 壇道士置經子符籙西壇摩騰安像經舍利
 中壇奉饌食奠祀道士遶壇泣曰主上信邪
 玄風失緒敢置經籙於壇以火取驗即縱火
 悉成燼道士相顧愧赧及焚佛經五色光徹
 天表薪盡像經儼然摩騰踊身空中現諸神
 變竺法蘭出和雅音敷宣佛法天雨寶華大
 眾欣說上元燒燈起於此焉東晉元帝大興
 元年召沙門竺潛入內殿講經以德重令著

履登殿劉宗高祖永初元年設齋內殿令沙門
 道照說法觀金三方求那跋摩居祇洹寺講
 華嚴經文帝日率公卿集座下傾聞孝武帝
 大明六年四月八內殿灌佛齋蕭梁武帝中
 大通元年京城大疫帝於重雲殿為百姓設
 救苦齋復幸同泰寺設四部無遮會陳陳武
 帝永定三年大內設仁王大齋文帝天嘉四
 年於大極殿設無尋大會後主至德二年召
 智聚法師於大極殿講金光明經李唐懿宗

禁中設萬僧齋帝升座讚唄長眉沙門來應
供凌空而去趙宗神宗元豐三年正月設千
僧齋於大內施千袈裟千金剛般若薦慈聖
太后福震且之會儀甚多不暇備舉本朝敏
達十三羊蘇馬子營殿設大齋會爾來斯儀
尤盛率見資治表矣夫宮禁者雲天也凡庸
不可階矣雖王者無外爭柰九重深密而多
屏闈何然設無遮會也隸皂步丹墀矣啓安
居講也壞色排玉臺矣皆吾道之曠烈也文

永之間宋沙門寓洛見宮中殿勝會嘆曰偉
矣哉儀也至尊之崇佛也宋地未有之矣銀
蕃之秦口恐不得併吞焉吾國夢如也已其
殆焉斯方神靈忍坐視哉德祐二年宋祚果
絕然我文弘之二蕃寇佛神戮力為援焉戈
矛纜交風浪俄激千艦万卒一時破溺豈非
國家信敬供祀之所由乎
封職志五
佛者富貴之極備矣華嚴世界其封富矣果

滿妙覺其職貴矣及應於閻浮尚受刹利之
種當輪王之位而視若脫屣矣乞他而食依
久而庇其言深矣夫佛之有為也為他而非
自矣若其自者無為也無為者實際也實際
無云為也矣其深言之者五焉勢位妨外故
避之矣利祿蠹內故避之矣銷宿殃故避之
矣期大果不願小利故避之矣為世福田故
避之矣斯五者吾佛貽於吾人也吾人之於
五者也始四者自也後一者他也其自者避

而又避之矣其他者避自而受他矣避自故
刹種輪位皆脫屣也受他故食他庇久皆福
田也是所以吾人之有封職也而若自有者
雖針草為難消矣若保他者雖巨方又恬如
矣屏莎之五百車須達之百億金多多益他
我不干矣初如來置上座寺主維那故身子
冠鹿苑之座飲光知鷲嶺之事又文殊時時
主網紀和上阿闍梨早見梵網矣國師論師
三藏尊者共西域之稱也至震且益繁衍矣

不唯封給也加之以職位可謂渥寵矣不唯
僧官也重之以俗爵蓋傷於敬矣而又吾人
之不得已也又夫喪有轉宥有謚職以僧正
僧統僧錄号以國師大師禪師是等之類多
今少出其端焉西晉懷帝永嘉四年天竺佛
圖澄至後趙石季龍傾心事之号大和尚乘
輿升殿東晉孝武寧康元年詔曰法師道安
以道德照臨天人且日食王公祿所司以時
奉給安帝隆安五年鳩摩羅什居逍遙園秦

主姚興與三千比丘執經諮稟時長安地僧
尼麀至濫猥不軌秦主令僧磐為國僧正檢
按僧尼秩同侍中給車輿吏力法欽為僧錄
僧遷為悅眾班秩有羌各給親信白從三十人
南宋文帝元嘉十二年救尼寶賢為尼僧正
二十年沙門慧嚴卒勅賜錢五万布五十疋
孝武帝孝建元年救道猷為新安寺法王明
帝恭始元年救道猛為綱領賜月給三万令
史四人白簿吏二十人車及步輿一乘又詔

僧瑾為天下僧主賜法技一部鏡磬親信二
十人月給錢三万及車輿吏力順帝昇明元
年敕法持為天下僧正南齊高帝詔法穎為
京邑僧主南梁武帝天監十六年敕沙門慧
超為壽光殿學士召眾僧講解經文並居禁
中內道場自此始普通六年敕法雲為大僧
正給吏力南陳文帝敕寶瓊為京邑大僧統
南岳慧思賜大禪師北魏明元永興元年封
法果為輔國軍城子神瑞元年加封忠信侯

又加封安城公卒謚靈公文成興安元年敕
師賢為沙門統和平元年詔曇曜為昭元都
統西魏文帝大統元年敕道臻為大統北齊
文宣天保元年拜法常為國師敕曇延為昭
元上統二年詔置昭玄十統以法上為大統
令史負置五十人李唐受封爵者滋矣太宗
貞觀中封智威為引駕大師玄宗開元三年
詔一行為天師代宗敕謚達磨圓覺大師封
不空三藏開府儀同三司肅國公食邑三千

戶卒贈司空德宗敕謚二祖慧可太祖禪師
又充圓照內供奉開成元年敕雲端充左右
街僧錄宣宗大中三年敕知玄充三教首座
五代江南李主有導師号趙宗初謚天台智
者法空寶覺尊者或有四字六字師号不遑
救舉高宗遭金虜之連劫之經費建炎二年
十一月敕賣四字師号價二百千本朝推古
三十二年觀勒始為僧正德積僧都尔來官
位相次而出大化元年置十師白鳳十四年

百濟常輝賜封三十戶持統七年沙門法鏡
賜田三十畝寶龜三年置十禪師延曆十七
年僧階配官位永保三年沙門性信加特進
九繫率之者見于資治表斯不繁焉昔者孔
子罕言利况我輩乎而立封職者今斯人知
吾佛毫光之餘輝也又夫聖王之舉不苟矣
大化寶龜之十師者北齊昭元十統之所自
乎僧正僧都皆是也又趙宗賣號不能無議
嗚呼亂離之主助一時之國用我尚怒諸買

之沙門為誰哉比丘之浮虛至於斯矣我按
誅姦諛於既死之刀焉昔漢武帝伐戎狄而
國寔始齋爵史毀之唐肅宗逢羯獠之寇而
賊牒祖述干漢武矣宋之賣号出于二主乎
補一時之小厄貽万代之大疵惜乎三帝之
短術也我國家無是等醜不特士俗之醇淑
也又奉佛者深之使然乎
元亨釋書卷第二十七

大日本國延文庚子六月有 旨八毘盧天藏攝別報國禪寺住持空單況謹募眾緣恭為

今上皇帝祝延 聖壽文武官僚資崇 祿位國泰民安命工鑄梓與

大藏經印板共行一部計二十卷昔永和三年丁巳八月

日謹題

元亨釋書卷第二十八

濟北沙門 師鍊 撰

志二

寺像六

向原寺

四天王寺

元興寺

大安寺

項法寺

禪林寺

犬寺

崇福寺

興福寺

神願寺

長谷寺

東大寺

石山寺

葛木像

鷄田寺

招提寺

西大寺

粉河寺

神護寺

慈氏像

村崗像

勝尾像

鞍馬寺

清水寺

山王像

園城寺

貞觀寺

感應寺

圓教像

蟹滿寺

寺像志六

毗盧覺皇身土不二遮那智帝珠網無礙逮
迦父法王之統御忍界也鬼驅而竹林始焉
外伏而祇園次焉世尊晚年安居切利優填
王不耐思慕刻牛頭奉之毗舍離者鑄金僧

訶羅者珍玉印度之寺像寔繁矣摩騰入漢
 劉帝創白馬僧會來吳孫王營建初漢桓鑄
 黃金梁武聘赤檀仲暉紵像每夜行道平等
 石軀終日俯首支那之寺像不可勝記也又
 夫僧伽藍阿練若道場精舍之号不一而惣
 言寺何乎其亦有說焉永平十年騰蘭西來
 明帝館鴻臚寺十一年救雒陽城西雍門外
 立精舍居之初以佛倚像舍利梵夾載白馬
 而至故名白馬寺蓋鴻臚者典客之官鴻臚

也臚傳也傳聲贊道九賓也寺嗣也官屬相
 嗣治事之所也以沙門之始居立為号也故
 比立所庇皆官宇也是以宏基鉅構非菴廬
 之比梁立光宅魏造永寧唐建西明宋闢慧
 林廣壯嚴麗興宮闕角逐者是也本朝之製
 二規如彼稻目元基八耳溥作皇王資運祚
 相將昌家業靡不繇斯九寺像之興廢者國
 家之盛衰也像設之靈基興之異不成世之
 福由盪人之情偽者鮮矣故今采尤著者列

于後焉
向原寺者欽明十三年十月百濟國聖明王
貢獻釋迦銅像天皇宣問群臣可拜不物尾
興中鎌子等皆沮之唯蘓稻日贊成焉天皇
賜像于稻日稻日大悅安小墾田家供養後
捨向原宅為寺置像是本朝寺院像設之權
興也

四天王寺者用明二年八月皇子率官師討
物守屋官師三却皇子斬白膠木刻四天王

像安髮中發大誓曰官兵得勝當建護世四
天王寺守屋七乃於玉造岸上營寺安四王
像分物氏資產納寺推古元年移難波荒陵
東故曰荒陵寺又曰敬田寺南北一里東西
里餘有池曰荒陵池青龍湧焉昔釋迦文佛
日地轉法輪於此爾時皇子為長者聽受供
養故遷此地寶塔大殿對極樂界東門皇子
拔髻髮六莖加佛舍利六粒藏塔中柱表救
濟六趣也

元興寺者上宮太子討守屋時蘇馬子又擔
營寺故於飛鳥地創之推古四年成始曰法
興寺後改焉天皇設無遮會慶之於是紫雲
如蓋降覆殿塔變為五色或作龍鳳形太子
曰天感造寺故有祥雲
大安寺者推古二十五年太子豐聰入定見
來世皇運出奏曰季業帝統多艱虞乞建寺
鎮之帝諾乃營寺熊凝村二十九年太子疾
病願言以熊凝寺修新舒明十一年移百濟

河側改号百濟大寺取材神林神真火寺皇
極元年天智七年屢構修天武十二年移高
市郡改曰大官大寺和銅三年遷平城天平
元年上欲修新求宏規沙門道慈獻西明寺
圖上大悅加鉅構所謂印度祇桓精舍以梵
率內院為準唐西明寺以祇園為準今大安
寺模西明去
項法寺者昔淡州海濱有栢篋順浪而來聖
德太子適游濱渚見此篋啓之有如意輪觀

自在像悅而奉持常不離身爾後營四天王
寺采材諸所來此地偶涪泉水太子脫衣便
解像置榭樹枝間浴已取像像重不上太子
恐對像祈求其夜夢我為汝所持已七世矣
今又緣在此地故爾耳太子欲構宇安像時
一老嫗至太子問曰我思造殿宇近有材乎
嫗曰此地傍有大杉每朝紫雲覆之恐靈材
與太子翌早伺之果如嫗言太子便斬創之
其杉甚大不容他木一株而成其宇六稜以

安像焉桓武帝定都此州官司畫城路是宇
當途官司患之於是乎黑雲下垂覆宇乃躍
北而避之其遠五丈故名其路為六角焉取
此字也俗又名堂矣或曰此像高麗國光明
寺像本國僧德胤令太子迎之長一尺二寸
和州禪林寺者俗名當麻寺用明帝第四王
子麻魯古因兄豐聰王子訓所創也推古帝
舉為官寺初名方法藏院在內州山田鄉白
鳳二年麻魯王子得瑞夢移于當麻當麻者

八十八卷
六
役小角之家地也天武帝聞夢事勅刑部親
王諭于小角麻魯王子伴刑部親王至役所
役感靈夢欽皇詔又喜二王子之來便捨其
地為伽藍十年春二月寺成改名禪林寺落
慶導師慧灌僧正也小角曰我先高賀茂間
賀介及渡都岐有山川數百里今皆廻施三
寶具如大寶三年六月記其後天平寶字中
僕射藤拱佩有女性無世染不納聘弘專志
安養七年六月入寺糴髮誓曰我不見彌陀

真身不出寺門其志確乎不投數日一比丘
尼至不知從來儀相麗偉語曰我令汝見淨
土觀彌陀須臾集百駝蓮莖於是乎新尼奏于
朝詔使送蓮莖二日而滿數化尼自折莖取
絲穿新井灌之五色燦然又數日一女來容
兒端麗問化尼曰絲成否對曰成化女得絲
於殿之西北角織之機杼軋軋始乎初更終
于四更其幅一丈五尺以藁三把浸油二升
為燭化女捧授化尼化尼與新尼淨土衆相

嚴麗備足新屋大悅又以無節竹為軸蓋長
竹兩節之間耳又可怪焉化女忽然不見化
屋作得禮面曰往昔迦葉說法所佛事新起
又有故感君懇志我来此一至是場永離苦
新屋問曰善哉善知識從何來耶又向婦人
為誰對曰我豈異人乎西方教主也向女觀
音太士也言已凌空而西去新屋自是精修
益勤寶龜六年三月十四日安坐念佛逝漆
井側有精舍昔天智帝時其地夜夜有光帝

使使見之三石形似佛像天使復奏教刻
三石作彌勒三尊像其上架殿庇之俗必近
梁井号梁寺役小前殿前栽一櫻樹曰佛法
沮櫻樹枯自今以來舊枝漸朽新梢萑秀枝
葉鬱茂花果鮮麗見今存焉

播州大寺者昔蘇入鹿大召兵亡上官太子
之屬播有枚夫者從軍枚夫有妻好枚夫之
僕以間潜通既而枚夫歸僕恐事覺受誅語
主曰山中有一所鹿猪之所集人未知我道

山行見之我頭與君二人潛往獵之不令他人知若人有知非鎮長君之有矣故夫大喜故夫善射畋素養二黑狗便與二犬及僕入山中行數十里僕上高所擊弓架矣曰我昔至君比來匹敵也此山無獵所我給君至此也此一箭可得君命不知君有所思乎我雖奪命能濟君身後故夫曰甚矣我之衰也我未知此事餘又何言乎但有一事願子且待須臾故夫腰帶畋糧解包呼二犬分糧為二

各與之便撫二犬曰我畜汝等者有年恩意宛如子弟此飯是我之餐也今與汝等我有言汝等聞之我今死於此汝二犬一時鬪其屍莫令有遺餘矣所以然者我自少壯得雄武之譽故又逼驅從獯氏之軍也耻今為僕隸所給室死山中國人競來定見我屍指笑哀愍是我之大患也故我欲二狗盡我屍二犬不啜垂耳而聽言已一犬高躍齧斷僕之弓絃一犬又躍嚼僕喉而死故夫將二犬

丙返家乃逐其妻又語親屬曰我目二犬得
全命自今立二狗為我子我之莊田資財皆
是二犬之有也畜齡短促不幾二犬自斃故
夫曰我鄉以二犬為子付資財今其殂矣前
言不可渝也便捨田貨建伽藍安千手大悲
像薦冥福祠二犬為地主神此像靈感日新
野火四面而來伽藍無恙凡三度桓武帝聞
之救為官寺捨田數頃
崇福寺者天智帝初欲創伽藍求勝地未得

七年二月三日夜夢一沙門奏曰西北之山
有靈區帝俄覺于時四更也便出殿陞坐西
北火光細騰高十餘丈明且救侍臣物色光
所侍臣及宮奏曰光所有屋廬傍掛瀑布有
優婆塞經行念誦臣等問名不言其容儀似
非常人帝聞之乃率其地優婆塞出迎白帝
曰此地古仙靈窟伏藏之處也言已不見帝
感喜立精舍
興福寺者和銅三年三月藤丞相不比等於

和州平城建之其大殿之像大織冠之所造也初皇極元年十一月蘇入鹿弒山背大兄王子弟其後奢侈甚莫逆端露宅曰宮闕子稱王子中大兄王子天智及中臣鎌足愁之帝與輕皇子孝德及二人謀誅入鹿而恐事不濟於是鎌足發大誓作丈六釋迦像乞援四年六月刺入鹿於宮中自是藤氏繁延是以不比等營寺安斯像又鑿足之遺意也弘仁四年諫議大夫藤冬嗣於寺建南圓堂安

不空罽索并四天王像莊麗殊特世傳爾時藤氏寢微大夫營構願榮家族果大夫登宰輔藤氏益茂

若州神願寺者養老之間州界疫起連歲旱澇時比吉神祝厲有私赤者歸佛棄棲山林比吉大神化人來告曰此地是我之有也我受生鬼神苦報甚多欲歸三寶出苦趣末由也故屢行災癘耳汝能為我於此地營伽藍安佛像珍蓄自滅年豐民安赤乃建精舍曰

神頭寺後無災害

長谷寺者比丘道明沙彌德道

乃法道仙人也勳力

建其像材者自近洲高嶋郡三尾山流出霹

靂木也木之所至有疫災漸漂流至和州葛

下郡神河浦道明欲取此木刻佛像而無資

力專心禮木祈求金紫光祿大夫中書侍郎

藤房前奏賜和州租稻三千束乃刻十一面

觀音像高二丈六尺震雷破巖石為座方八

尺佛土誓主勳誓文會作之或曰此材者昔

辛酉洪水自近洲高島郡三尾崎流出橋木

也所至之處火災疫疠和州葛下郡出雲大

滿聞木事思必靈材發願欲刻十一面像而

此木巨材不可容易動試繫繩引之輕如片

木路人驚怪合力扶牽遂至和州城下郡當

麻御不幾大滿即世此材徒歷八十餘年其

村里疫亦起材民引奔長谷川上又過三十

年有沙弥德蓮養老四年移置峰頂蓮欲雕

造而無由朝暮向木悲泣礼拜時藤房前奉

殺與官租辦之神龜四年成屈行基僧正落
慶初刻像時蓮夢神人告曰此山北峰土中
有大巖石平正無瑕鑿土立像覺後往彼穿
土果有大石方八尺上印足跡與像腳同如
夢言安像其上二事少有異並記傳疑云
東大寺者天平十五年十月十五帝於近州
信樂京創之鑄盧舍那佛銅像長一十六丈
帝製發願疏普告天下初有沙門良辯為帝
重勸帝營像宇一夕帝夢良辯前身為支那

比丘求法赴天竺到流沙有大河辯無錢不
得渡淹留數月帝時為渡子憐辯求法不言
備貨乃渡之辯先身發誓曰願余來世必登
王位因此主日域覺後帝創此像十六年十
一月於甲賀寺造像模帝親引其繩敕太常
奏樂十七年八月移和州添上郡改造郡有
寺曰金熱優婆塞金熱居焉故名之持一執
金剛神像以繩繫脛捉之念修晝夜不休一
夜像脛放光照宮天皇驚恠救尋光至此中

使以聞乃召金熟問欲求何事奏曰求得度
殺許之四事供給時人号金熟菩薩帝以此
地為勝區遷之執金剛像今在胃索院天平
勝寶元年十月二十四日大像成經年三歲
改鑄八度殿高十五丈六尺東西二十九丈
南北十七丈東西兩塔各高二十三丈十二
月丁亥帝及聖武上皇幸寺礼佛此日八幡
大神入寺拜像

石山寺者聖武帝創東大寺鑄一十有六丈
遮那銅像多聚金為薄此時本朝未有黃金
帝語良辨法師曰傳聞和州金峰山其地皆
黃金也師祈金剛藏王得金資銅像薄不亦
宜乎辨入金峰山持念夢藏王告曰此山黃
金不敢自恣也今示汝別方近州湖西勢多
縣有一山如意輪觀自在靈應之地也汝至
彼持念必得黃金辨便赴勢多時老翁坐大
石上釣魚辨問曰汝何人對曰我是山主比
良明神也此地觀音之靈區言已不見辨就

其石縛廬安如意輪像持誦不幾與喇始真
黃金爾後刻丈六大悲像藏先像於中亦造
金剛藏王及執金剛神安左右其像各八尺
當夷基趾地中得五尺寶鐸蓋為靈地
和州葛木尼寺彌勒銅像者天平中官使巡
城警夜至寺前聞南原有悲痛聲尋聲到彼
盜取像毀之像為聲也官使鞠勅送寺
遠州鷄田寺藥師像者寶字二年三月一沙
門渡大井河水底有聲曰取我取我沙門穿

聲所而得像高六尺五寸左右耳朽闕命工
補之其後時時像放光

招提寺者天平寶字三年八月鑑真法師薦
聖武上皇所創也初以皇子儀同田部王旧
宅賜真逮上皇崩成寶坊諸公卿及沙門等
共營大殿者唐僧如寶建安丈六盧舍那像
講堂者捨平城朝集殿而成彌勒及二菩薩
脇士唐法力所造也食堂者藤仲公捨家屋
經藏者唐義靜造之納佛舍利半合及佛菩

菩薩像經律論一切寶物。罽索堂者。藤清河施
屋。安金色。不空罽索像。并八部神衆。又賢璟
法師為國家書大藏四千二百卷。度之
西大寺者。天平神護元年。稱德帝建。鑄四天
王銅像。長七尺三像。已成。只增長天王一像
不成。改鑄六度。遂不就。至第七度。帝親幸。治
處誓言。朕若因是功勳。來世轉女身。成佛道
手攪熟銅。無傷損。而像成矣。若不熟。手爛。像
不成。便以玉手攪洋銅。御手無傷。像便成。見

聞無不嗟嘆

粉河寺者。寶龜元年。建。故老傳言。紀州那賀
郡有獵者。姓大伴名孔子古。常棲山谷。屏身
樹上。夜窺猪鹿。而射。一夕。山中有光大如盤
伴氏驚怖。疑怪。即下樹。欲見光處。進去。髣髴
無定所。如是現光。三四夜。伴氏熟者。乃知其
地。猛省。曰。吾非宿因。爭逢瑞光。便就光處。結
庵。又思安得佛像。營精舍。居未幾。有一童子
乞宿。伴家許之。童悅。語曰。家主有何所須。我

願加助報宿託恩伴氏語瑞光事曰我此地
思安佛像未得佛工耳童曰我是拙工家主
若許願効小伎伴氏大悅曰我有二願刻像
一為法界有情二我息任與州吏途路負遠
願安德還鄉伴氏延童見菴所童曰我於此
菴中一七日期像其中間願莫來見功畢吾
往告伴氏諾去童入菴閉戶至第八曉聞叩
門聲伴氏出見無人乃詣菴金色觀世音像
千臂儼如而不見童伴氏喜恠自此投弓矢

供像精修其後河內澁河郡有佐大夫者一
子沈痾萬醫拱手一日童子來舍大夫語病
子事童曰我試咒之即誦大悲陀羅尼病立
愈父母大喜賂童童不受唯取一箸筒而出
大夫送門曰息意深不知謝所任何處屢通
音問答曰我任紀州那賀郡風市村粉河寺
語已辭去不幾大夫牽婦子向彼至風市村
無粉河寺者踟躕顧視傍有一澗且東西沿
流而下河水甚白如粉漿見林中有宇閉

戶無入便思念恐是與未決偶日已沒體勞
 疲開戶而入無火燭雖不見像以其佛宇採
 花置几而已衆人共困睡中夜像前燈盞自
 然點火堂內赫奕太夫驚起見之千手大悲
 宛然近者童所取箸筒挂施無畏之臂也即
 知童子此像之應化感嘆敬禮普告回來於
 是伊都那濕田村富家寡婦聞此事捨住宅
 改精舍爾來靈應日新

高尾神護寺者光仁帝受八幡大神之託所

建也初沙門道鏡受幸於稱德帝天平寶字
 八年太師慧美仲伏誅神護元年鏡為太師
 二年授法皇位鏡誇寵遇有昇大寶之意屢
 感激帝情帝欲禪寶位於鏡先敕中使和清
 白八幡大神神現形告曰天下善神少而邪
 神多善神不受邪幣邪神貪邪幣道鏡祭邪
 神覬寶位邪神多黨令帝有是讓然我國家
 日種相繼膺運自開闢以來未廁他氏道鏡
 豈發迹哉汝還闕奏我意又奏建一伽藍保

護帝祚亦絕如是濫窺汝歸宮道鏡必加評
枉汝莫恐也我當助衛清復神言帝及道鏡
果怒處流刑清赴配過瞻駒山鏡使刺客伺
山路會雷電晦冥不能加害四年八月帝崩
清遭赦重奏神言光仁帝乃救清創寺初名
神願寺天長二年改号神護國祚寺
紀州那賀郡慈氏寺大殿中像已成左右二
菩薩妙音法音未漆飾經年臂落沙弥信行
居寺執役見像臂墮以絲縛著其頸寶龜二

羊七月行在殿內半夜聞悲吟聲其音妙細
言痛哉痛哉行巡殿尋求無入累夕如是行
怪熟聞趁聲所先所縛之像也乃呼沙門豐
慶見之千人歎異勦力畢工

和洲村崗寺三像者沙門廣達總州人居金
峰山一日過桃花里秋河橋忽橋下有聲曰
莫踰莫踰達聞之見橋下無人踟躕細看只
有一木材達取之作彌陀及觀自在阿逸多
三像靈異日新

勝尾寺講堂觀自在像者寶龜八年堂成九年九月日測沙門興日語座主開成日傳聞講堂已成未有像我有八尺白檀香木願捨為像材成乃遣比丘豐南赴西海迎之十年夏到寺而未有良土十一年七月十五日比丘妙觀者來曰我能刻像得否成許諾三日後僧俗童輩摠十八人伴觀來雕像千臂千目莊麗端嚴又加四天王像九五尊三十日而成八月十八日妙觀合掌對像而化所從

十八人一時不見時人曰刻像之日一十八像成之日一十八刻像之人一十八觀死之日一十八靈應之數不虛設也國俗以十八日為觀自在此像爾來感驗日新正曆元年庚寅大宋淳化元宋商二人來一台州人周文德一婺州人揚仁紹二商曰百濟國右妃有美姿國王愛重未滿壯齡其髮早白右愁之服靈藥求法驗二事無効王又憂之一夕右夢日本國勝尾寺千手大悲靈感無比汝其祈之覺後右

悦甚便向日本國作礼祈求又夢日本國一
山出光照掖庭夢覺右髮紺碧迺始以是寄
我等二人以闕伽噐金鼓金鐘等什物遙獻
彼像不知勝尾寺為何處大宰府使使者送
到寺去二人入本國文錄一卷四八
鞍馬寺者大中大夫藤伊勢入之所創也大
夫歸佛尤篤常曰安得勝地建道場安觀音
像延曆之間夢往城北之山有翁鬚髮皤皤
告曰此地甲天下山似三鈷杵常出五色雲

汝營練若利益無量大夫夢中問曰誰予翁
曰王城鎮守貴舩明神也覺而未知何處大
夫有白馬常所騎也裝鞍語曰昔摩騰法蘭
載舍利像經白馬來震且然者白馬者靈畜
也汝定知我夢地乃放馬從一童子其馬向
城北而去至一山阿駐茅草中童還告此事
大夫往見其地宛如夢中適於茅裏得毗沙
門天像創一字安像故号鞍馬寺大夫以為
我欲安觀音像今只置天像願未果乎其夜

夢童子年十五六詣告曰當知觀音多門名
異體同覺後解疑大夫後日又營一堂安觀
自在像今寺西觀音院是也其後峰延法師
居此益傳靈應云

清水寺者寶龜九年四月沙彌延鎮或曰有
夢事游淀河而行見一支派有金色流鎮窮
水源至瀧下側有草菴白衣老翁居焉鎮問
住此幾年姓名為誰荅曰吾名行睿隱約此
地已二百歲持千手千眼神咒我待汝者久

今來也我有東叻之行未果汝暫替我搜此
此地又好建練若乃指庭前株拊曰我以是
擬大悲像材吾若遲歸汝先營之言已向東
而去過期而不返鎮出菴尋求不能相見一
日到山科東峰見翁履鎮取履而歸思念恐
此翁大悲之應現也遺履者示其迹耳便欲
刻像而無資荏苒歲月獨自對材延曆十七
年鎮守府將軍坂田村獵鹿來此曰憩庵鎮
語上事將軍感嘆與妻善高子謀移自宅為

寺刻像置焉

睿山山王院千手觀音像者傳教大師之所
安也昔近州有淨信女欲造觀音像求良材
于時比良山有一木時時放光女聞之伐其
木為材而未有巧工偶一老翁來語女曰我
蘊薄伎能成汝願女悅奉材像成翁不見其
長五尺感應無比教得像安此院智證大師
後居於此所謂山王院大師者也
園城寺者大友與多之所建也初天智帝教

大師大友氏移崇福寺建此地安丈六弥勒
像天皇有夢又教大師還遷本地大師薨其
子與多承願命奏天武帝創之亦是大師之
家基也天安二年圓珍法師以唐國傳來經
藉藏尚書省新羅明神現形曰是日域中我
已占勝地師聞官建院置此書既而珍與新
羅山王二神及二比丘到寺問經始寺僧時
老比丘來曰我名教待年一百六十二傳聞
寺成以來過我壽者殆二十歲現今有檀家

之孫乞問彼待即呼彼人來大友氏具說寺
事又曰待公日者說師之誕育遊學今朝言
當來我需師者久矣便以寺之四至契券併
投焉珍問大友氏曰此寺曰御井何答曰寺
之西岩有泉井天智天武持統三皇降誕時
汲此井水為洛陽俗因而号御井寺珍聞此
事見地勢宛似唐青龍寺又思新羅明神言
規為靈區乃改御井為三井曰取三皇浴井
之事也御三和又曰我輿此水為三部灌頂

之闕伽至慈氏三會之期故改三字耳珍與
二僧還詣闕奏三井事敕造一字名唐坊移
尚書省經籍置焉唐今曰又大友太師所捨四
至界畔依教全歸且免官租永充寺供焉
貞觀寺者貞觀帝降誕之初大相國忠仁公
與真雅法師謀建議帝祚也十六年二月二
十三日設大齋會落慶道昌為導師惠達為
咒願延諸宗碩德一百員以備法儀先教王
孫公子年少童子四十人習舞樂至是日兩

部童樂更舞迭出凡樂部之舞支那高麗諸
樂及林邑天人等舞皆盡奏之一時盛事都
人聳瞻聽會後一百比丘各賜度者一人
感應寺者一演法師嘗持觀世音像欲得勝
地安之廣求靈區貞觀中到平安城東北鴨
河西岸于時此地搖震紫雲降垂蓮花紛亂
奇香薰郁演喜而搆伽藍以故号感應寺一
日老翁持釣竿出河中語演曰我此地之主
也自今應為護伽藍神我有神力能除魔障

去疫癘又結好夫婦調適產育所謂牛頭天
王者也我好眠一歲三百六十日只五月五
日醒餘日皆卧端午之朝初起向天吐氣其
氣或為雲霞或為雨露觸方不同其所觸或
為藥或為毒或為惡瘡或為疾疫皆是有情
之業感也非我強為也言已形隱演錄神言
奏朝敕黃門侍郎藤長良就其地七日夜行
道念誦以報神德

書寫山圓教寺如意輪像者性空法師庵居

之初傍有櫻桃樹一日天人降來禮樹作偈
曰誓昔生木如意輪能滿有情福壽願亦滿
往生極樂願一切衆生心所念空斬其枝就
其根株造如意輪大悲像長一尺五寸命安
鎮行者刻之於時異鳥翔集其音似賀又殿
下清泉流出病者飲之乃愈

蟹滿寺者在山州久世郡有郡民合家慈善
奉佛有女七歲誦法華普門品數月而終全
部一日出遊村人捕蟹持去女問捕此何爲

答曰充食女曰以蟹惠我我家有魚相報酬
村人與之女得放河中歸家多覓乾魚其父
耕田中一蛇追蝦蟆而含之及憐而不意曰
汝捨蝦蟆以汝為塔蛇聞言舉頭見翁吐蝦
而去父歸含思念誤發言恐失愛子懊惱不
食婦及女問曰翁何有憂色而不食父告實
女曰莫慮也早食焉父悅受膳初夜有叩門
人女曰是蛇也只言三日後來父開門有衣
冠人曰依約來父隨女語曰且待三日冠人

去女語爰擇良材固造小室室成女入內閉
居三日後冠人果來見女屏室生忿恨心乃
復本形長數丈以身纏室舉尾敲戶父母大
恐不得爭奈半夜後叩聲息聞悲鳴聲頃刻
悲聲又止明旦又見之大螳蟹百十手足亂
離蛇又被瘡百餘所并皆死女開室出顏色
不變曰我聞戶外大小蟹千百夾殺此蛇太
蟹多歸小蟹死今存者皆小蟹耳然大於尋
常我通夜誦普門品有一菩薩長尺餘語我

曰無怖也我擁護汝父母大悅便穿土埋衆
蟹及蛇就其地營寺薦冥福故号蟹滿寺又
曰紙幡寺

元亨釋書卷第二十八



